

创作随笔

把快乐的故事讲到孩子们的心坎里

——谈《马上少年》的创作

□徐贵祥

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是青海省泽库县的一个乡村赛马场。

那个乡只有两个行政村,两千多人口。赛马那天,几乎全乡的人都来了,几个十岁左右的选手在赛场上拉着马热身,马在草地上撒欢,青草在马蹄下舞蹈,老人在场外喝茶。场内场外,到处洋溢着幸福和期待。那个场景,从此印在我的心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这么幸福和快乐的时光。

回到北京,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关于草原,关于赛马,关于时光,关于幸福和快乐。我的目标是回到孩子们的身边,给孩子们讲一个快乐的故事,把快乐的故事讲到孩子们的心坎里。

动笔之后才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了解马,不了解草原生活,也不了解少数民族。

写下那片草原,写下那些少年

为了尽快找到感觉,我多次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新疆伊犁市和乌鲁木齐市,深入牧区体验生活。其间我还去了一趟西藏,在海拔5373米的普玛江塘乡,聆听马和牛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蒙古族作家萨仁托娅给我讲的“三千孤儿进草原”的故事,让我深深地受到震撼。草原阿爸和额吉的形象从此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创作《马上少年》的时候,这些形象无声地渗透到老师娜仁托娅、朝克图等人物的身上,草原博大的胸襟就像春风一样抚慰着汉族孩子的心灵。就是在这个群体相濡以沫的几年中,那个原本怯懦、缺乏自信、不合群、除了会考试以外几乎一无所长的汉族孩子于彬,成长起来了。

故事从同学额日敦捉弄于彬开始——他从画报上剪了一个纸蛤蟆,放在于彬的书包里,把于彬吓得弃座而逃。额日敦的行为遭到苏日娜等蒙古族、汉族同学的严厉批评。为了弥补过错,额日敦精心制作了一个石头小靴子,可以当口哨吹,在于彬生日那天送给于彬。同学们相约而至,让于彬当了一天“草原上的王爷”,使他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同时也对自己过于胆小感到不安。

同样在生日那天,爸爸送给于彬一匹可爱的栗色小马。于彬从喂马、洗马开始,逐渐接近小马,同小马建立了信任、默契的关系。

为了帮助于彬克服畏惧心理,同学们和他一起写作业,一起看电视赛马。有一次,苏日娜故意在于彬面前展示骑马风采,于彬跃跃欲试。苏日娜和额日敦一边一个护着他,同时鼓励他:上去啊,这么大的草原在等着你,上去这一步,你就是骑手了。于彬脑子一热,蹬上马蹬,跨上马背,实现了“上马”这一步,并且可以熟练地驾驭小马,完成了一次对于胆怯的挑战。虽然因为不会下马导致轻微受伤,但是有了首次骑马的经历,于彬还是坚强起来了。就在于彬被送到医院急诊室,苏日娜和额日敦悔恨交加、忐忑等待的时候,于彬出来了,兴奋地对同学们说:“不是马的问题,也不是同学们的问题,是我太紧张了,把缰绳拽得太紧。明天,我还要骑马。”至此,于彬有了一颗勇敢的心。他不仅培养自己,也努力地培养他的马,居然“发明”了让马和他一起看电视,看马赛。他把邻村少年、赛马英雄朝巴根当成了自己的偶像,也让朝巴根的马成为栗色小马的偶像。额日敦送给于彬的小



《马上少年》,徐贵祥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6年6月

靴子,成了于彬同小马交流的传声筒,他甚至可以通过小靴子传递“马语”,教会小马掌握参赛注意事项。

有一次,老师朝克图带领同学们骑马前往杭锦旗观看赛马,绕道邻村,希望能亲眼一睹朝巴根的风采,却得知朝巴根在外求学。返回途中,突遇暴雨,师生们在树林里迷路。饥寒交迫之际,老师组织分头找路。于彬的栗色小马超常发挥,不由分说地拉着于彬登上高坡。于彬听到远处汽车行驶的声音,惊喜地告诉了老师。老师带领大家循着汽车声音,找到了公路,从而摆脱了困境。这个“小马找路”的故事,来源于一次现场体验。那一次,出版社组织我们在鄂尔多斯草原采风,体验到了一次真实的迷路,累得筋疲力尽,是年轻编辑登高望远,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引导我们以“低姿匍匐”的军事化行动,穿越牧区的铁丝网,找到了返程的捷径。

作品中额日敦送给于彬的小靴子,灵感来自观看马术情景剧《英雄》。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看到了骑手精湛的表演,他们似乎已经同马融为一体,时而腾飞于马上,时而下马飞奔,时而多人携手马背,时而隐身马腹,令人拍案叫绝。还有马,那是我见过的最有表演天才的马,需要它们打滚的时候它们就打滚,需要它们装死的时候它们就装死。它们还会支起后腿,抱起前腿向观众鞠躬……

那片草原,耸立着一个石雕马靴,高达一米,像一艘小船。我问,为什么马靴前面要翘起来。草原朋友告诉我,因为在草地上行走,可能会遇到磕绊,还有可能遇上蛇和蜈蚣。靴子的前端翘起,是为了蹬平障碍,避免受伤。

草原传奇,不仅由人创造,还有马

作品的高潮部分,是一次参加那达慕赛马实战。我

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细节,让朝巴根等骑手云集本次那达慕的主会场、于彬所在的棋盘镇。在皎洁的草原月光下面,草原雄鹰和汉族雏燕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朝巴根吹起了口哨,表演“马语”,并且告诉于彬,栗色小马是一匹好马,还在青春期,有力气,也懂人性。他预言,于彬会在这次赛马中取得好成绩。于彬跟朝巴根讲,他的目的就是参与,像个草原的孩子就行。

终于,一场激动人心的赛马开始了。于彬超常发挥,苏日娜和额日敦像一对翅膀飞翔在他的两旁,草原的雄风激荡着汉族少年的胸膛,他超越了图立克,超越了娜仁花,超越了苏策……最后的一段冲刺,朝巴根一马当先,苏日娜、额日敦和于彬紧追不舍。眼看就要冲线了,朝巴根突然减速,于彬等人呼啸着超越。这一次,于彬获得了小组第一,苏日娜获得第二,而原本稳操胜券的朝巴根,只获得小组第五。赛后,记者问朝巴根:“为什么在快要冲线的时候,突然下马跟着马跑?”朝巴根说:“我想让我的马歇歇,它太累了。”这个令人感慨的细节,也是来自观摩那达慕的现场感受。看着电视上的朝巴根,于彬热泪盈眶,因为他知道,他在小组排名第一的成绩,是蒙古族同学送给他的这份厚礼,他要让他坚信,那一天,今天,明天,他都是“草原的王爷”。

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我,但事实上,这是我与马背上的孩子们、与出版社的编辑们共同创造的,是我们共同构建的一个健康快乐的草原。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们在草原上多次采访,得出共识,这些马背长大的孩子并没有因为马上的行动而降低学习的热情,相反,他们的学习成绩在快乐和健康中稳步提升,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最重要的是,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精神力量。

■动 态

7月11日至12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中期推进会暨文学史科学与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术论坛在兰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研究机构及出版单位的42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儿童文学史料整理、学科体系构建及项目阶段性成果展开研讨。该重大项目由王泉根教授担任首席专家。项目致力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手史料的系统性搜集与整理,力求在研究资料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筑牢文献保障基石,并同步推进专题研究与数据库搭建。会上,专家学者们紧扣当代文学史料辨伪、“大文学”观念流变、儿童文学史料科学与“三大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从史料学等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项目团队还就中期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汇报交流,解决了项目开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做好史料的系统整理、深度挖掘与科学阐释,是强化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的关键所在。立足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大局,依托扎实史料总结百余来的历史脉络与本土经验,推动研究范式从文献积累转向体系建构、从史实梳理转向理论升华,已成为学界共识和重要使命。(马皓哲)

■评 论

《斯飞的天空》是青年作家周霞创作的一部以男孩祁斯飞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作品聚焦特殊家庭孩子的成长,张扬了童年的力量、生命拔节的坚韧与顽强。

成长就是“长大成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儿童会面临多种困境。最常见的是童年时期的快乐原则与社会规划之间的矛盾。比如木偶匹诺曹不想读书,一心想去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结果去了玩儿国,变成了驴子。其次是儿童的自我中心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比如木偶不听老父亲杰佩托、会说话的蟋蟀和蓝头发仙女的劝说,一味逃学,一次次遭罪。在儿童面临内心冲突和成长困境时,爱是帮助他们平复冲突、走出困境的重要力量。比如杰佩托漂洋过海寻找匹诺曹,比如在《我亲爱的甜橙树》中,老葡对泽泽的开导,这些都如同光亮,让孩子有了穿越暗夜的勇气。

然而,在《斯飞的天空》中,斯飞的成长困境并不是他自己的内心冲突,而是他无法理解父母为什么那么小气,为什么外婆要说那么难听的话;为什么亲生父亲要在一个大热天把他扔在啤酒厂的门口,为什么他明明数学特别好,父母却不让他上奥数班,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攀岩,父母却因为学费太贵而不支持他。这是他的童年困惑,也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疑问。周霞用高超的叙事,将这个谜团安排到最后才解开。原来,斯飞虽然跟随母亲祁敏姓祁,却并不是祁敏的亲儿子,而是她丈夫和前妻的孩子。只因为祁敏不能生育,才让斯飞随了她的姓。为了彻底切断斯飞与亲生母亲的联系,他们不断搬家,还威胁斯飞的亲生母亲,她若来看斯飞一次,他们就打斯飞一顿。祁敏一边企图把斯飞据为己有,一边又总在算计这份付出到底值不值。外婆对斯飞和斯飞的表姐斯草的态度更是云泥有别,每一次斯飞惹了祸,都要用带刺的语言点醒他“不要当白眼狼”。换句话说,斯飞的成长困境,是成人,尤其是他的母亲、父亲和外婆强加给他的,是他们的自私、算计、市侩造成了斯飞的成长困境。

这个看似特殊的中国家庭,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作品没有回避斯飞的成长困境,而是通过斯飞的成长故事,表现童年精神与孩子的成长主体性,为同样陷于困境的少年提供榜样。

童年精神不是成人赋予儿童的东西,而是儿童本身就拥有的东西。当主人公面对困境时,小说不是教他用成人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尊重他用“孩子的方式”去应对——比如斯飞为了融入寝室,自己画了一副龙珠游戏牌,教同学们一起玩。这种基于童年精神的自求,让斯飞不被压垮。童年精神的另一个特质是“赤子之心”——对世界抱有一种源源不断的、不带功利目的的惊奇与好奇,比如斯飞对攀岩和数字游戏的兴趣。童年精神的第三个维度,是情感表达的直接性与真实性。在斯飞学习攀岩的过程中,公园攀岩教练对他的肯定与鼓励,让斯飞对教授心生依恋。而体校的胖子教练不学无术,斯飞则对他产生了本能的厌恶。童年精神的第四个维度,是生命的内在韧性。人们常常认为孩子是脆弱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儿童的内心往往有着惊人的韧性,他们会哭泣,会退缩,会暂时躲进想象的世界里,但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他们依然愿意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依然愿意再次尝试。那是一种柔软的、不可折断的生命力,不否认脆弱的存在,但在脆弱中始终保存着重新出发的勇气。斯飞在学习奥数受阻时,发现了攀岩的乐趣。在攀岩梦碎之后,他专注于学习,并最终考上了理想的中学和大学。

与童年精神直接相关的是儿童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哲学和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是指一个人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拥有独立的意识、选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是“我能感知、我能思考、我能选择、我能行动、我能对自己负责”的自觉。儿童从一出生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主体。儿童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自己,而不是以成人的方式预演成人。

在成长小说中,对于儿童主体性的表现,首先是如果去掉成人角色的所有指导、评判、干预,这个孩子还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学形象”。如果能,说明孩子有独立于成人的主体价值。斯飞的成长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斯飞在每一次抉择的时候,都遵循自己的内心,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向上生长。

其次是在这个孩子最重要的成长时刻,是他“被教会了”什么,还是他“自己发现了”什么。斯飞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比如从室友的电子词典游戏中发现游戏的局限,并发明新的游戏;在学习中发现自己的数学天赋;在旅游时发现自己的攀岩天赋。斯飞正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发现,最终成为他自己。

纵观200多年间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站在儿童一边”是儿童文学作家普遍的写作姿态,也是保护童年精神、肯定儿童主体性的立场。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表现的都是儿童在爱的环境中成长,但《斯飞的天空》撕开了这一温情的面纱。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为斯飞遭遇的种种不公捏一把汗,读过之后却能如释重负,深感安慰。斯飞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和属于儿童的成长主体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这其实也印证了一句俗语“笋竹出好笋”,每个孩子都是无可限量的,哪怕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拔节生长,茁壮成长。这部直面成长困境的成长小说给我们的启示不是如何教育孩子,而是了解孩子如何成为他自己。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插图欣赏



这些风暴是生命的磨砺。
风暴过后,才会有更坚韧、更强大的自我诞生。

《艾拉与海浪》插图【德】布丽塔·泰肯特拉普绘

科学普及出版社,2026年7月

《艾拉与海浪》插图【德】布丽塔·泰肯特拉普绘

■短 评

“大国重器”的力量,浸润少年的心灵

——评马传思少儿科幻新作《强磁心》

□姚利芬

在当代中国少儿科幻创作中,马传思是一位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作家。从《你眼中的星光》《奇迹之夏》到《雷池渔歌》,其作品一直关注个体生命在时间、命运与宇宙中的存在处境。新作《强磁心》以位于合肥科学岛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这一“大国重器”为依托,将儿童成长、科技发展、科学伦理与国家创新战略融合,展开了兼具硬核科技质感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科学成长小说”书写。

小说以十岁男孩星野跟随父母迁居强磁场中心所在小岛为线索,在母亲治病、少年友谊、江豚救助、生物磁导航实验等彼此交织的事件中,逐渐展开中国强磁场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叙事。对于星野而言,这是一场世界认知之旅和精彩的成长之旅。在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同龄伙伴的交往中,他逐渐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责任、协作与奉献,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中国儿童科幻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种偏向太空冒险与未来战争,另一种偏向知识启蒙式的科幻幻想。真正深入中国现实科技体系内部,将科研共同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及重大科技工程纳入叙事的作品并不多见。基于“稳态强磁场”这一现实科技场域,作品将超导磁体、混合磁场、精准医疗、生物磁导航等前沿科技转化为儿童能够感知、参与并产生情感共鸣的经验,将实验室、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工程转化为儿童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入口。

马传思此前的作品,更强调情绪流动与生命哲思,《强磁心》则关注科学结构与工程逻辑。同时,小说中也充满大量抒情性细节:实验大厅的灯光、湖面的雾气、江豚的游弋与超导磁体的轰鸣置出现,形成了一种类似利奥·马克思所谓“机器进入花园”的审美意蕴,既融合科技理性,又有自然诗意的表达,展现出中国科技题材文学的特质与魅力。《强磁心》的故事内核是“少年成长”与“生命教育”,之所以动人,在于作家始终把科技放置在人类情感与生命困境中。小说通过母亲的疾病、江豚搁浅等情节,不断将星野推向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

小说中的科学探索也是一种面对生命的回应:科技是为了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拓展希望的边界。因此,《强磁心》是一部关于如何面对失去的成长小说。“强磁心”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强磁场,也是一种精神隐喻,象征着人在不确定世界中保持信念与引力的能力。

小说另一个极具价值的地方,在于中国科学家群像的塑造。长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英雄往往是冒险者、战士或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物。《强磁心》让“科学家”成为少年文学中的精神主体:林正平、雷华等老一辈科学家代表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陈歆处于中国科技创新从积累走向突破的关键一代,既承担科研攻坚的重任,也肩负知识传承与团队组织的责任。郝博士、方兴等青年科研工作者展现出锐意创新、敢于探索的时代气质,星野、子沫等少年承载着科技梦想与未来希望。现代科学不是个人天才的独奏,而是一种协作、共享、持续创新的集体事业。

世界少儿科幻长期以冒险传统、反乌托邦叙事或赛博朋克幻想为主,《强磁心》则呈现出一种“中国化”的科技现代化成长叙事,书写的是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未来。小说有着“科学浪漫主义”的色彩,始终保留儿童文学的人文底色,关心科技如何进入生活、影响情感结构、塑造未来伦理,是建立在真实科技基础上的“科技成长小说”。

《强磁心》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儿童文学可以书写童年经验,也完全可以书写国家科技发展的宏大进程,承担现实文明叙事的功能。“大国重器”是新闻话语中的符号,也应该成为具有文学温度与精神力量的艺术对象。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并不缺少幻想,但仍然缺少真正能够兼顾科学性、文学性、思辨性与儿童性的作品。《强磁心》的可贵,在于它实现了这种辩证统一:让实验室成为冒险的现场,让科学家成为少年心中的英雄,也让“科技强国”这一宏大命题,具体呈现在一个孩子如何理解生命、理解责任、理解未来的成长过程之中。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